





列子序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  
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  
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  
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  
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  
冲虛真人書為冲虛真經





列子冲虚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昧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及期弟子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文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徃復徃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



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易

生形 味指 言生 生形 聲色 味指 言生 生形 聲色 味指 言生 生形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嘗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



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其能苦能羶能香

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

於道從者見百歲兩髀撲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

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

之變化種數有幾若蠅為鶉得水為鹽水上塵未得水

之際則為蠅蠟之衣請生於陵屯則為陵島韓發陵鳥得

鬱栖蟻則為鳥足草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鈞掇

掇干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鳥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黃軛生乎九猷名九猷生乎晉內蝮贅肉生乎腐蠃

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

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

鷄也朽尸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菹也老榆之為掇也魚卵

之為魚宜爰名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獸河澤之鳥視而生

曰鷄名鷄純鷗其名大腰純雉其名穉穉思士不妻而感思

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

醢鷄生乎酒羊奚名草比乎不筍父竹生青寧名魚青寧生程

名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

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

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父有生則復於不生有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或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雜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冠帶索。

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



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  
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  
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  
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  
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  
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  
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  
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皐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  
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  
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

早

歸也

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  
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  
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  
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  
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重賢形世生矜巧能  
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  
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  
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  
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  
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或與

與

五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損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生隨若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扣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此焉終日

在地土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迷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與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

雨之滂澗。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或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善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所黷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所黷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滯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舟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

入火不熱。研棗無傷痛。指擗無疥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林。雲霧不破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俚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慈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工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  
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  
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  
不告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  
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  
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  
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天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  
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  
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筵席而坐

名尹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  
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  
東西猶木葉幹枝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女居先  
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  
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  
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  
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文凡有貌像聲色者  
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是以至于先是色而已

列子作  
姬居作



蟹  
隙同

遷  
恠

象  
木偶  
八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運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鏃矢復杳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

恂  
也  
私名  
游俠  
之徒

更  
讀

本  
善

石臨百仞之淵背浴逕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河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天下港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忤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



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聒之。既而狎侮欺詒，攜挾挨捋，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罕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翫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恠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沫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求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

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曰：開曰：吾亡道，雖言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



卷之四

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立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鴟鴞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孽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適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嚮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惜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



水音

獨

獨

不也 弱若 也 登 不也

水音 獨 獨

觀於吕梁懸水二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癯者承蜩猶擬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擬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癯夫人之謂乎夫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因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滙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滙鳥游滙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滙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滙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仍墻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



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  
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  
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  
不知也魏文侯聞之間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  
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  
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  
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乎夏曰  
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  
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  
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

也

莊子  
既盡  
也

子曰始吾以七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  
吾與女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  
奚卵焉而以世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  
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  
子之先生死公天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焉列子入涕泗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罪殆作乎不與眼合作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日九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  
也有瘳矣夫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  
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  
殆見吾善者也我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聯音 列音 茂音 前音 旋音 潘音 無音 聚音 沈音 執音 齊音 摩音 摩音

類音 茅音 也音 指音

列子曰子之止也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  
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  
吾衡氣幾也鮪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  
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  
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  
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倚移不  
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  
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絺如食人於事  
無親雖珠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怆然而封戎壺以是終

齊音 中音 道音 而音 反音 遇音 伯音 昏音 瞽音 人音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  
及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瞽人  
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鮮形謀成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  
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  
屨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  
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因  
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

齊音 中音 道音 而音 反音 遇音 伯音 昏音 瞽音 人音



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  
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  
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駢西遊於秦邀於  
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  
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澹漱巾齋履戶外膝行  
而前曰向者天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  
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見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  
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眄眄而誰與君大白若辱盛德若不  
足場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楊者避席也舍者與之爭席  
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也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  
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  
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性而不愛哉天下  
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  
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  
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  
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  
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  
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  
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則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  
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強者



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卽熊羆、狼、豹、貔、虎爲前驅，鵬、鷲、鷹、鳶爲後隊，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牡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

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卽熊羆、狼、豹、貔、虎爲前驅，鵬、鷲、鷹、鳶爲後隊，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爾？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牡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



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水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及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厚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界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王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

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厚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矐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界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王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王謂左右  
曰辯矣答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  
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  
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  
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  
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糝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臞惡  
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精至之色無遺巧  
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  
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絳眉設笄耳

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  
六笙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薦玉食化人猶  
不食然不得已而歸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  
袂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  
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  
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  
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  
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  
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憊而不發意  
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頑虛焉既寤所坐猶



響者之處侍御猶響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畢王  
 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  
 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  
 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斃亡變化  
 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  
 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靑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  
 而左白棊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商泰肩丙為右次車之乘  
 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相天主車參百  
 為御六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  
 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先王之足及二乘之人  
 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

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  
 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西觀日之所入  
 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  
 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  
 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  
 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  
 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  
 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  
 妙其功深因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吳頊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  
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  
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  
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  
孰則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者，徵  
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  
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惑，或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  
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  
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陽氣壯

則夢涉大火而燔，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  
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衾則夢飛，將陰夢人將疾，  
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  
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曰春  
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七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  
晝夜七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  
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陝、河南北，越  
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



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  
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  
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  
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  
根本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  
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  
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  
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  
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  
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  
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憇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

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且日夢爲人  
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奔蹙呻  
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  
燕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戒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卻而擊之斃之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  
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謀其事傍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  
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  
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獲



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新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  
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  
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  
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  
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  
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  
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  
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謂史  
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  
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

固非卦兆之所占。非析薪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  
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  
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  
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  
所施焉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  
蜀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  
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  
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  
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責聞而怪之。  
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  
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



為黑髮者以為朽，膏華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嚮。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稽顙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始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一曰極智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攬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闕，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此汝徒知樂天

部與  
七同  
甚也



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  
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  
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  
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  
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  
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  
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  
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  
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  
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  
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

樂

可一之介  
見介有餘

及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魯君見之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子  
叔孫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  
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  
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  
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早辭請問之亢  
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柰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  
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  
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



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  
得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  
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  
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  
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  
歟真不聖歟商太宰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  
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  
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

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  
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  
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  
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  
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口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  
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  
請相遇於道日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  
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  
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  
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



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歎髑馬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  
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  
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  
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  
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  
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  
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  
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  
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  
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  
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  
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埋  
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  
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  
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  
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  
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  
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  
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  
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敵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

視與

崇德書院

卷之三

三

名



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  
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  
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  
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  
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  
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  
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  
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  
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

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  
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  
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  
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  
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  
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  
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  
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  
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  
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美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



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宰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有善治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感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

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阜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遠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王



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愧公孫龍也？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辯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問其實。子與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馬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素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與曰：子龍

之徒焉，得下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犢未嘗有母，非犢犢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



曰一也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  
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  
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  
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  
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  
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  
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  
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